



诗意五里河

□初永春

“五里河水清又清，五里河水甜又甜。五里河水流啊流，流过外婆家的大门楼……”

五里河村，无疑是诗意的。说她诗意，不只是因为她的名字，还因为一条被称为“五里河”的山洞，自村北山谷一路向南蜿蜒奔流，恰如一条银色的绸带在大地之上挥舞。初见五里河，恰逢秋分之日，她诗意的美在草木染黄、山河秋深的时节又添了几分妖娆，一下子撩动了我的心弦。于是，浮想联翩的我，心头升起一种情愫，一个稚嫩的童声就在我的心上琅琅吟咏起来。

五里河村，位于靖宇县城东北方向46公里处，是个群山环抱、绿水缠绕的山村。清晨，曙光乍现，她的美便一览无余：天朗气清，山水锦绣；远山如黛，云雾缭绕；林海苍翠，青绿无边；秋阳暖照，鸟鸣山野。就在秋分之日的这个晨曦，山，华丽地转了一下身，便盛装出镜被唤作五花山了。

五花山，山色如五花，取“大山开出五颜六色的花”之意。称谓上之所以有了诗的色彩，那是因为山峦正从青绿向浅黄、橘黄、金黄过渡，或正从青绿向浅红、绯红、紫红过渡。颜色的过渡是神奇的，也是梦幻的，那是时光的笔触在大地上写下的诗行。欣欣然站在原野，与秋风对话，与暖阳交谈，萦绕耳畔的都是关于岁月静好、流年如歌的诗篇。

诗意的山路，山花烂漫伸向远方。

陌上开花，不是只有春天才有。在五里河村，我就见识了秋天的陌上开花。杨柳在飒爽的风里探出柔美、婀娜的身姿，摇曳的枝条下，小野菊花一簇簇沿着山路伸向远方。小野菊花并非都是黄色，也有粉色和藕荷色的。若要形容她的绚丽，每种颜色前须加一个“鲜”字。小野菊花正开得新鲜，朵朵娇小、娇嫩、娇艳，是绚丽无比的小精灵。花香必有蝶来。神奇的是，在小野菊花上轻歌曼舞的蝴蝶，竟然也是极为小巧和娇艳的。小蝴蝶纷纷披着白色的、浅黄色的点缀着花斑的轻纱，动作是那么轻盈、飘逸、优雅。每一次舞动翅膀，既有韵味，又有着韵律。毋庸置疑，她也是小精灵。如此说，来往穿梭于花间的小蝴蝶，是小精灵来赴小精灵的盛会吗？

是不是我的打扰，让小蝴蝶飞离花丛飞入了林间？静悄悄的山路，劈开了静悄悄的山林。山林里隐约可见一条条小径，每一条小径都通向幽远无边。曲径通幽处，小蝴蝶是不是也沿着曲径飞去幽处了呢？思忖之间，一只山雀扑棱一声响，犹如闪电一样射向苍穹。惊飞的山雀，又惊起纷纷扬扬的落叶，而落叶又转动了风的方向。秋风又一次摇曳起深秋的光影了，让时光和落叶、芦花一起在秋阳的照耀里飞舞，又飞舞。

诗意的山谷，五彩斑斓嵌入画框。

我沿着小径走进山谷。一入山谷，就有一种甜甜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，味道极清新，又不能简单地用清新来形容，那是大森林在光合作用下吐故纳新散发出的淡淡清香。清香满山谷，并向山山水水沟沟岔岔飘散开。

“清香”是山林中的向导。她引领着我走进五里河的“沟”。说起五里河的沟，不得不佩服五里河的老乡，他们的诗情画意一点儿也不比谁少。他们把一座山和山下的水系简洁地命名为“沟”，在一些山村，有老乡把老鹰经常光顾的山，称为“老鹰沟”；把黑瞎子时常出现的山，称为“黑瞎子沟”；把山势陡峭连野兔都难以行走的山，称为“滚兔子沟”等等。这样看，五里河村关于“沟”的定义并非这个村老乡的独创，与众不同的，是五里河村每一条沟的命名却是响当当的、清亮亮的。

桦甸沟，多么有诗意的名字啊。是不是一听到她的芳名，满满的画面感就映入眼帘了？湛蓝的天空上，洁白的云彩宛若大草原上悠闲漫步的羊群，安适，宁静，温暖。蓝天白云之下，大森林正在上演一幕“白色浪漫”的奇妙童话。温文尔雅、风度翩翩的白桦撑起了一把把黄色的遮阳伞。小猕猴桃的藤蔓，宛如恋爱中姑娘纤细的手臂，缠绕着白桦倾诉着不离不弃的絮语。

蜂蜜沟，吊足了来访者的胃口，闻其名便要躬身探访了。椴树密集，空气清新，每年椴树花开时节，引来漫天飞舞的野山蜂争相采蜜，一时间，椴树蜜香弥漫了山谷、溪流。大辫子沟，把山沟比喻成姑娘的大辫子够隐喻、够诗意了吧，可谓“形神兼而有之”，又够形象、够神韵了吧？

有山皆图画，无水不文章。灵秀之山怎会少了灵秀之水呢。

一条山河，前世今生与五里河结下不解之缘，于是缘定三生，一路翻山越岭投入了五里河的怀抱。这条山河被诗意的五里河接纳，就惬意地在山水间欢腾奔涌，一路欢歌了。茫茫林海中昼夜兼程的五里河，时而喧闹着、跳跃着漾漾起潺潺潺潺的鸣响，时而安静地、轻柔地与丰茂的水草、嬉戏的小鱼演绎着太平吉祥。

山谷里的植被茂密、辽阔，属阔叶阔叶混合林，各种植被尤以白桦最为繁茂。可以这样说，白桦是这片山林的“大众”，其他树种则是零星地散落在白桦林里的“小众”。“大众”是“大众”是“大众”的谦谦君子，雍容典雅不须赘言。而其他“小众”，也是各领风骚，仪态万千。风情的水曲柳、风雅的金叶榆、丰韵的黄菠萝、风姿的核桃楸、风骨的红豆杉，是诗一样的名字，诗一样的姿态。而云杉、冷杉、红杉、垂柳、柞树，哪一个不风华，哪一个不风月呢？

有诗的地方一定有爱，有爱的地方一定有诗。五里河，于星河下，于山水间，已经成诗。然而，我的心里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。

离开五里河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开始落山。夕阳的余晖映红了西边的山谷，倏忽间想起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那首歌了。心里莫名地盼望遇见暮归的老牛，遇见骑在牛背上吹着短笛的牧童。车子渐行渐远，村庄也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盼望的画面却没有出现。

就在村庄即将在视线里消失之际，就在我以为要留下遗憾的时候，蓦然间，我看见一辆四轮拖拉机缓缓地停靠在金灿灿的庄稼地旁，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跟在拖拉机后面，正在拾捡从车上掉落的几枚绿油油的松塔。小男孩双手把几枚松塔抱在胸前，就在他抬头望向我的那一瞬，我发现小男孩幸福的笑脸灿烂如花……

我喜欢依山傍水的小村庄，说不清的喜欢，有味道的喜欢。

喜欢村庄的故事，喜欢村庄的安静，喜欢村庄的况味。最主要，村庄有大自然赋予的生灵，穿梭在田野阡陌间。八连城村正契合了我的喜欢，也丰盈了我的欢喜。

八连城村是珲春市辖区的小村庄，它也是有着文化记忆的古城，它还是331国道上的风景。如今，这座古城仅余城池地面上的轮廓，也已湮灭在野花野草之中。

我顺着木栈道前行，一朵朵马莲花随风摇曳，一片片蒲公英吐着黄澄澄的花朵，我的视线中，又多出一份对植物的迷恋。

脚步还未踏上古城的遗址，眼前闪过黑灰色的影子，奔跑如风，急忙移动目光去追逐。

哦！狗獾！同行的作家老师喊着。

我顿时惊喜，我看到狗獾了！

一刹那，与狗獾邂逅，意想不到的礼物，这一刻，我想欢呼这份美丽的遇见。

刚刚还在寻找野花，这份雅兴瞬间散去，起身眺望周边，我在寻找狗獾，也在等待狗獾。

珲春有狗獾，并不稀奇，只是见到它，也并非易事。

尤其，暖阳之下，八连城村外，见狗獾随性奔跑，发亮的灰黑色的皮毛，是野草丛中动感的花朵，是流动着的自然生态。

提起狗獾，于我并不陌生，也并不稀奇，童年的山村见过它。记忆中的狗獾油，被百姓传为有“起死回生”之效，因此，它成了一种食补的药材。而我也见证狗獾油治好妹妹的烫伤。都说狗獾全身都是宝，被传播着，也被夸大着，难怪有一段岁月里，狗獾在野外几乎绝迹，成为珍稀动物和濒危动物。如今，杜绝猎杀，狗獾也成为

与獾邂逅

□陈风华

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我们才能再次见到它。

珲春有狗獾，于我而言，早就有所闻。我曾采访过珲春的摄影家，他用红外线摄像机看护山林。本是一部小相机，却派上了大用场，也有了意外收获。许多动物都出现在镜头里，大的，小的，凶猛的，可爱的，散步的，搏斗的，恋爱的……居然还拍到了东北虎，不是一次，而是经常，有独自散步的，有带娃逛山林的。与此同时，还拍到了梅花鹿、傻狍子、小松鼠……唯有狗獾拍得最多。

常理而言，狗獾是怕人的，而与摄影家为邻居的狗獾，偏偏不怕他。

虽说，狗獾是夜行者，而摄影家的“邻居”，却在阳光下悠闲地散着步，看着森林的风景，呼吸着旷野的清芬。

狗獾，何为狗獾，想来长得像狗。为此，又称天狗，它还有别称麻獾、山獾、獾八狗子等，它是鼬科狗獾属的动物。狗獾算是大个子动物，全身毛茸茸，显得肥硕富态，眼睛小，鼻子尖，耳朵又短又圆，颈项又粗又短，酷似狗的脸上，白色毛与黑色毛相间，四肢虽短却强壮有力，尾巴短短的……

我与狗獾于八连城邂逅，是我未曾想到的。登时，我在惊讶中等待，瞬间，我的脑海里全是狗獾的影子，一时间，我的心都被狗獾占据了。

我在等待着，等待着狗獾再次出现，那份期盼不亚于等待爱着的人。

其实，我知道狗獾是夜行性动物，只有夜间八九点钟后，它才开始自由活动。而我还是盼着、等着，傻傻地等待着，等待着奇迹。

不知是我内心的真诚，还是狗獾萌生善意，它终于出现了。

它不是奔跑，而是闲庭信步而来。于是，我

看清了它酷似狗的嘴，看清了它黑白相间的脸，还看到了它短短的尾巴，似乎也闻到了它的家族共有的味道。

此刻，我蹲在八连城城墙的遗址之上，我与狗獾的距离不足50米。野生动物的灵动调动我的心境，不折不扣俘虏了我的目光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将眼睛想象成一部摄像机。目光在收放，将狗獾的每一个细节，一一捕捉，全都摄录。

离开时，在村口遇见一位老者，他说：“早些年村里村外都看不到狗獾，东北虎来珲春了，狗獾也跟着来了，野生动物成了我们的邻居，几乎天天都能见到狗獾。”

想来，狗獾成了这里的土著，也是东北虎最忠实的臣民。

其实，最美的风景，不仅仅是山高水长。小小的八连城，隐藏着太多的故事。

与狗獾邂逅不枉此行，我是八连城村的过客，狗獾是我生命中的过客。野生动物与人类为邻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想着想着，心里萌动一份感动。登时，觉得我看世界的目光都是温柔的。

城市里人太多，心也需要静谧的栖息之地，需要与土地和动物打交道。我想有一个村庄，或一个山坡，或一片草原，或一个树林，或一个梦想。此时，狗獾唤醒我尘封许久的乡村记忆，还有未来生活的向往。

看似无意的邂逅，似乎是早有预谋的相约。



李溪洪 摄

水天一色双青湖

□高千飞

日的微风中摇晃着婀娜的身躯，似少女羞涩的面容。

走入长廊，放眼瞭望，景区内游人如织，岸边依稀错落的房舍，红墙蓝瓦，绿树掩映，炊烟袅袅，犹如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，挂在湖边。文化长廊一眼看不到边，荷花池却像一道花边装饰，镶嵌在长廊一侧，荷叶铺陈在湖面，那旺盛的雄姿，互相肩并着肩，高高地扬起，在风中摇曳着身姿。在赏心悅目之时，登上一叶小舟，拍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，蓝天、远山、碧水，使自己置身于画舫山水之中，心中陡然升腾出对这份山水的敬畏，敬畏大自然博大的胸怀，敬畏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观。

文化长廊每隔一段便有舒适的靠椅，如果有些许劳累，就可以边吃着零食水果，边吹着清凉带有馨香的风，享受初秋的凉爽，欣赏这一池绿水的妖娆。一群水鸟偶尔擦着水面飞去，留下浅浅的波纹，或许它们也在享受这份安逸，享受这份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
享受良久，还是需要亲自驾驶一叶小舟，泛

散步于尚邻公园

□段泽华

江浙沪一带很受欢迎，当地人还会拿它来包饺子。同时它也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牧草，牲畜与家禽皆喜食，是养殖业首选的青饲料，故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：牧草之王。

来公园里的人，散步者居多。有如我一般孑然一身、踽踽独行的。这类人在来公园之前就装了满腹的心事，他们习惯戴一副耳机，把别人和风景屏蔽在心窗之外，任凭东风阵阵，河水隆隆，犹自充耳不闻。他们在路上把一些纠结的事情想通，或想通过漫步的方式把心中的郁结像解毒一样慢慢化开。这类人往往拒绝陪同，他们来公园散步的目的，本身就是为了独处。

也有一类散步者喜欢成双结对，相伴而行。他们可能是一对刚确立恋爱关系的小情侣，也可能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。他们需要有一个宽敞舒雅的环境，一条平整笔直的主干道。主干道无须太长，但也不能太短，要确保走得尽兴的同时也要聊得尽兴，以满足双方工作时不能相见的苦闷。小情侣如此，老夫妻亦然。只是聊的内容有所不同。小情侣之间多是你依我依、难舍难分的情话。老夫妻则更多的是谈谈人生，聊聊子女，大儿子的工作如何，小女儿的学业如何，等退休以后，他们要去爬哪座山，要去游哪片海，要去吃哪里的美食去过嘴瘾

我爱散步，从小就爱，爱了十几年，所以我一直很遗憾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比赛散步的？那样的话，我保准能拿第一名。

散步嘛，并不一定要在多么美丽的景区里面走，散步的关键在于散心，而散心的目的是使人安逸。这样一番考察后，家门口的尚邻公园便是我的散步首选。

尚邻公园处长春市宽城区北凯旋路与桐雨街交汇处的西北侧，于2020年建成，是一个沿着宋家明沟建成的带状公园。你若了解带状公园，便应该知晓，几乎所有的带状公园，都要承担城市生态廊道的职能。所以每到夏季，先映入眼帘的总会是一片密密匝匝的青翠：高耸的杨树、低垂的柳树、挺拔的松树、泗水的芦荻、蓬松的菡萏、摇曳的紫首菊，以及小麦的先祖——狗尾草等等，花木欣荣，树杂云合。

紫首菊是个好东西，它有好多种名字，江南人叫它“草头”，欧洲人叫它“三叶草”或者“幸运草”，也有些地方称它为“金花菜”。称它为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野菜，据说这种野菜在



行吟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